

西部
SHENTILIDEXIBU

身体里的西部

SHENTILIDEXIBU

曾哲 / 著



中国文联出版社

كۆپىنەك شىمال ياخشى قوت ياڭجان ياقتىمۇ سىز ئابدۇللا ئەبە
كۆپىنەك شىمال ياخشى قوت ياڭجان ياقتىمۇ سىز ئابدۇللا ئەبە

THE WEST IN THE BODY

身体里的西部

S H E N T I L I D E X I B U

◎ 曾哲 / 著

كۆيىنەك ئىسمال ياخشى قور ياغاچ ياخشى سىز ئابدوللا ئەبلە
كۆيىنەك ئىسمال ياخشى قور ياغاچ ياخشى سىز ئابدوللا ئەبلە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身体里的西部/曾哲著.-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

2002.12

ISBN 7-5059-4163-1

I.身… II.曾… III.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2)第076998号

书 名	身体里的西部
作 者	曾 哲
出 版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 行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行部(010-65389152)
地 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100026)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责任编辑	任 杰
责任印制	邢尔威
印 刷	衡水红旗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850×1168 1/32
字 数	405千字
印 张	15.375
插 页	2页
版 次	2002年12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印 数	1—10000册
书 号	ISBN 7-5059-4163-1/I·3241
定 价	23.00元

您若想详细了解我社的出版物

欢迎惠顾我们出版社的网站<http://www.CFLACP.com>



作者简介

曾哲

1956年4月生于北京，原籍河北沧州，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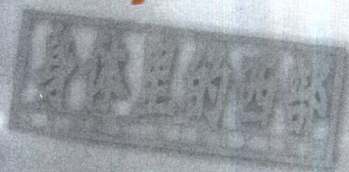
20世纪八十年代，开始独自考察西北西南边境少数民族地区，全程三万余公里，历时一年零两个月。十几年来不断重返西北、西南边陲，考察西藏墨脱、察隅、雅鲁藏布江大拐弯；徒步中尼公路——加德满都到拉萨；全程考察滇西北边境上的独龙江；自费在独龙江上游峡谷，帮助当地修建希望小学，并义务代课。

曾哲早先创作诗歌，1980年发表第一篇小说。八十年代末，全身心投入“漂泊文学”的探索与实践。

出版的著作有：诗集《远去的天》、《离别北京的天》、小说《呼吸明天》、《西路无碑》、《墨脱·察隅·大峡谷》、《徒步·加德满都到拉萨》、《走进独龙江的日子·寨子和孩子》、《作家镜头》（合著）、《一米二米三》、《尼泊尔笔记》等，以及中短篇小说、笔记、散文，约200余万字。

主编出版了《漂泊者之旅》、《在路上》、《走读西部》等三套“漂泊笔记丛书”。

身体里的西部



如同天上有风云雨雪霜雾雷电，地上有山川激流荒漠戈壁，人的心灵深处也有一个西部情结，充满荒蛮孤寂雄浑和苍凉。于是独自出京闯荡西部，行走漂泊于内蒙、宁夏、甘肃、青海、川藏和滇桂黔少数民族村寨，用双脚体验西部用身心感受西部。才有了荒漠困顿，边城乞讨，与哈熊赛跑，被群狼尾随，与白骨同眠，和死亡对话，寻访野人妖女，让逃犯刺伤绑架，被“戈尔巴乔夫的私生女”纠缠，遭遇走私枪支的黑帮吸贩毒的卖艺江湖客，邂逅爱情畸情，经见形形色色诡秘离奇的情感故事人生故事……真实地记述了多彩多姿的漂泊历程和西部民族独特的生存方式与情感表达，具有令人震撼的艺术魅力。

前言背景说两句：

我出发的时间是：1989年6月——1990年8月；

走过的路途是：从北京到—内蒙—宁夏—甘肃—青海—新疆—西藏—四川—云南—贵州—广西—北京；

使用的工具是：步行，骑马、骑骆驼、骑牦牛，搭乘运盐车、油罐车……；

目的的野心是：独自一人漂、泊西部少数民族村寨。还有一些不可告人的，藏在小说里；

有关题目做如下解释：大凡每人身体里都有西部，有个西部情结。随后西部成为了象征，和犄角、和旮旯、和荒蛮、和苍凉、和雄浑、和神奇、和漂泊，联系在一起。西部就充满了人性。笔记，生活真实；小说，艺术真实。

XA、雨 篇

一、草原 / 1

草原有淖尔,是湖,明邃。

她的目光在瞄准,扣动怨恨的子弹,我的胸肋重创。

二、小站 /15

边境过来的第九个,清冷。

多一列少一列火车,无所谓,但不能没有这个小站。

三、采石 /28

贺兰山是骏马,一次失蹄会葬送全部。

人们还不会盖屋时,就用石头建筑坟墓。

四、窑窖 /37

面对着窑洞,面对着沟沟坎坎,

面对着水窖和深深映不出天的水井。老驴在叫。

五、通天 /52

青康路的盛名,是因黄河之源,

是因海拔五千多米的巴颜喀拉山,是因通天河。

XB、雪 篇

六、寂雪 /65

白天和夜晚的更替,太阳和月亮的交流,

雪山从来都是寂静地凝望,不去喧哗。

有风了。

七、静界 /78

临泽戈壁中有黑河延延。

河对岸不远有长城断壁，人迹罕至，是个清静地界儿。

八、路过 /93

戈壁中行走，像在一块锈蚀的硬币上。

路过了就留下痕迹，像鸟飞过、风刮过。

九、情感 /105

找不见绿洲，随了盗墓者的脚步。

古墓中，相伴双尸。歉疚，同性恋者的情感。

十、善始 /119

伊犁河放荡，到巴尔喀什湖呢？

金色牧场修起围栏，起伏的原野，起伏着省略。

XC. 风 篇

十一、裸漠 /135

因焦虑寻找干渴；因炎凉寻找荒寂，

因心灵风化迷恋废墟；因狭窄才走进旷漠。

十二、香人 /147

塔克拉玛干像馕饼，围着它转来转去，

最后啃了一口。夜的废墟里，我俩邂逅。

十三、昆仑 /161

寂静把我吓住了。

这是亿万年前，地壳的轰鸣崩溃，集合与定格的，震耳欲聋。

十四、大阪 /176

西藏与新疆的界山大阪。

故事，被披上一件神奇的外衣，粗糙破旧，绝不华丽。

十五、长头 /192

胸怀，烙着大山的体温，叩拜是一个远去的天。

脚印多的路,并不一定是好路。

XD、霜 篇

十六、羌塘 /204

羌塘是藏北一块高阔的草地。

如同一件羊皮袄,暖醒一个生命,救赎一个灵魂。

十七、倒伏 /218

20岁是灿烂的阳光,就倒伏了。

匆忙收割耀眼的蔷薇,像收割刚刚灌浆的麦子。

十八、镇子 /230

本以为自己在路上她俩在路下。

其实我在路下她俩在路上,或都在路上、路下。

十九、藏布 /249

南迦巴瓦身披绿色的袈裟,把雅鲁藏布江搞了个大拐弯。

弯里有个吃蚂蟥的人。

二十、风马 /285

风马,是祭符的神纸,三颜五色。

清晨到高坡隘口上撒放,得有风,没风不飞。

XE、雾 篇

二十一、藤桥 /296

藤网桥,一米多高,椭圆的笼子,200米长。

人行其中,垂吊在雅鲁藏布江上。

二十二、无量 /307

无量山,因山高不能跻,有足难攀,故为无量。

葫芦笙最后的曲目,叫“吹死”。

二十三、大渡 /318

是大渡河。

远看嫂子那头来/不高不矮好身材/好比街上嫩豆腐/轻轻
一挨水就来。

二十四、碉楼 /331

寻宝,我和海元做着发财梦。

碉楼高耸,牢固坚实,神秘诡谲,宝却在眼皮下。

二十五、凉山 /347

大凉山蘑菇岭,有个仙女洞的传说。

我去了,传说居然不是传说。向导是只狗。

XF、云 篇

二十六、黑水 /359

潑滂怒江,西岸上石月亮下。

傈僳人的竹楼小寨,人奶清洗伤口。外面下雨了。

二十七、无界 /368

阿佤中缅界碑内外的寨子相同,人也相同。

界碑每人心中都有,是被荒草掩盖。

二十八、陌路 /403

陌路小店相识江湖老人,拜下恩师。

半截仇恨两段恩情,人性不灭的历史小说。

二十九、苗岭 /416

娃娃鱼在溪水里哭泣,枫树钻出大山的葱茏。

吊脚楼吊挂着月亮和阴谋与爱情。

三十、瑶山 /431

老山箐沟里晾歌潭,山歌每年都要洗晒?

蚂拐藏在石板路下,脚心就咕咕乱叫。

结束语:走不出的西部 /463

一、草 原

草原有淖尔，是湖，明鉴。

她的目光在瞄准，扣动怨恨的子弹，我的胸
肋重创。

乌拉盖尔河的汛期还没到。

河水静静地、漫无目的地瞎流。因为是一个平坦的
草原，阳光也是那么均匀，水就无拘无束，放荡开去。

阿力克愣习惯用臂腕挽着缰绳在草原上漫步，像挽
住一个自己钟爱的女人。而皮毛闪着亮泽的枣红马，也
时时温顺地用头蹭着他蓬乱的头发。

摸出一块奶疙瘩扔进嘴。清脆的咀嚼后，嘴角流出
的是酸酸泛白的口水。

两只旱獭子，蹑着脚相继从洞里爬出，前爪抱在胸前
站定，四面警觉地环顾。

他拉开枪栓，子弹上膛。

“啪……”

枪声和旱獭子一起在空旷的绿野上倏地消失了。

马儿长嘶了一声。



我和奥妮同时用脚后跟儿磕了一下马肚子，策马来到他面前。他却翻身跃上马。

三骑成“品”，像绿草梢上的飞鸟，驰向边境。牧羊犬大黄紧随、蹿跃、一隐一现，在葳蕤的原野上拉出一条虚线。

奥妮的脸上很沉静，不太专注的远望目光在颠簸中常常失落。偶尔扫上我一眼，手中的鞭子就在马屁股上炸响，破坏了“品”位，冲到最前边，然后又在不知不觉中与我并驾齐驱。

阿力克愣今天还没有说一句话。他不很高却很健壮的身体如钉在马背，只有挂在背上的步枪在跳荡。蓝色崭新的蒙袍紧束橘黄的布斯，黑马靴的皮腰闪着光亮。

刚才奥妮告诉我，太阳升起时，他向她求婚了。

他在等待，却把距离拉开。

阳光在身后作驱逐状，但我还是感到刺眼。含露的草叶上，摇动着一个个小太阳。

从下午到晚半晌，我跪在毡包里的地毯上一直在忙碌。搞定一百八十个大水饺。馅子简单：韭菜、肥羊肉丁、盐巴。

成天价地牛奶煮挂面，茶水泡小米饭，猛地来一次他们只听说而没吃过的北京水饺，这晚饭就吃出热闹。

奥妮告诉和她一起进门的阿力克愣，把他的父母喊来。阿力克愣家在东边去苏木的方向十几里的塔拉。奥妮又跟我要了张信纸，在上边写了一行蒙文，系到牧羊犬大黄的脖索上，拍拍大黄的屁股，狗儿钻出了毡房，去通知巴特尔了。

人们都到齐时，已经是夜晚十一点钟。

这里的人们叫“绞化”的炉子，篝火熊熊，毡包中洋溢着湿乎乎的水蒸气。我把毡包顶挑开，抬头可看见星月。

饺子出锅以后，每个人都是细细咀嚼，像吃着山珍海味，击掌，伸出拇指。

我乐此不疲，喝口酒又去煮第二锅。

看着大家这么高兴，我真想天天为他们包饺子吃。

饭后，人们散净，最后的马蹄声消失时是凌晨三点钟。

奥妮和额吉还不想睡，俩人咕噜了一阵蒙话，举着蜡烛打开龕案边上的躺柜。

奥妮再点亮两根儿蜡，烛光照着她红润的脸。她盯住我的眼睛，我感到手脚无位。

地桌上，奥妮打开一个沉甸甸的红绸包裹。

是一个单筒望远镜。因为年久的缘故，上面的黄铜已经失去了亮泽。

额吉说：这是奥妮阿爸用过的，是奥妮的爷爷传下来的。传到奥妮这一辈儿，没有了男孩儿，就一直在柜中收着，想奥妮领回个男人再传。

我举到眼前，调着焦距，镜中看着她和她欣喜的眼睛。

奥妮趴在我耳边：“你能留下吗？”

我心中一抖，放下望远镜。

额吉端过一碗奶茶。

奥妮冲我笑了笑，抖开红绸子，把望远镜包了起来。

额吉开始为我铺床。两个褥子，很厚、很软。

我躺下。

睡不着。

每日夜晚，这时毡包中的鼾声最盛。

今夜静悄悄。有一只大草鼠从我的脸上爬过去，我没敢动。

塔拉，就是山丘之间平缓的草场。

一千多只并不雪白的绵羊，在我俩的驱赶下，翻过两个塔拉。收紧马缰，羊群就漫散开去，像绿毯上摊流的乳汁。草梢上有晨光跳。

两只牧羊犬，大黄小黄跑上高冈，抖着潮湿的身毛相互嬉闹两下，就塑了似的，目不转睛看着羊群。

我俩跳下马，搭好缰绳，放掉。

裂着腿，我向坡上一块大石头走去。前天被马鞍子磨烂的屁股结了痂，今儿又破了，挺疼。

奥妮蹬着袍角过来，手中捧一管红霉素眼药膏。

接过来，我摸摸脑门。

她打着手势要为我抹药。

我摇头。她用马鞭抽着青草向坡顶走去。

还没系好裤子，她跑下来。俩手笼罩只黑茸茸的小鸡。她说是鹰。

我想接过来，她却放在地上。小黄窜过来叫了两声，被奥妮一鞭子抽跑。

她过来挨肩和我坐在岩石上。小雏在一片流满阳光的土地上蹒跚，东啄西啄。钻进草丛之前，向我们扑扇了两下未丰的羽翼。

草原上升温很快。乳汁一样的羊群越来越大，流向塔拉最低的淖尔水畔。

在这个塔拉里，最醒目的该是奥妮绛红的袍子，扣袢紧系到下颌，腰缠浅黄色的新布斯。平日那双磨白的马靴，换成了高跟儿条绒布鞋，海蓝色尼龙袜。耸起的胸脯撑出平台，注着一片阳光。墨黑的头发僵拧成两条辫子，梢头用紫玻璃丝捆扎一起。单眼皮挑起，亮如淖尔一样的眸子。草原风光薰染的面颊，衬着一口洁白醒目的小牙。这里的人，牙都特白，据说是天天喝奶的缘故。

打量久，情不自主，草里摘朵粉喇叭花，插进她的鬓发。

她垂了眼，抿了唇，团着羞涩倒进我的怀里。

都没言语，都凝视羊群。

北方的冈子上，一列马队驰过，很快消失。

猛然想起，手边要是根儿套马杆就好了。

老早就听说，草原风俗，套马杆戳起的地方是男女热恋的圣地，路人和放牧者，都远远绕行。

在碧绿的草甸，套马杆撑住飘云的蓝空。

奔涌疯狂情感，难抑膨胀欲求，悄悄爬出忖度窥视红河峡谷的暗流。

骄阳下鲜丽的田野，清嫩待放的蓓蕾。

芬芳含露，凝脂欲滴。

温柔绵软的白云，光滑圆润的线条，凉丝丝……，一团绛红的云彩翻卷遮上。

污秽的手，从灵魂伸出的刹那，在纯洁的花朵面前垂下。

她整理自己,骑上马奔向淖尔。我难耐的躁动从身下翻涌而来。

使用草原上古老的解痛方法,用匕首划开手腕,让痛苦和鲜血如注流淌。

她的影子远离,羊群也随她隐去。

孤寂空旷的天穹,太阳不知在哪里。

伤口上再涂点清凉油。

奥妮消逝的山冈上,有亮点在闪动。我知道她的目光,一直在单筒望远镜中追随我。

身下的石块儿挺热,脱了衬衣。

无聊、闲散,就发狠似地捋着衣缝咬虱子,进行着一次生命的大屠杀。

“啪、啪、啪”,牙齿间迸响的快感。待目光掠向辽阔的草原,就不那么清脆悦耳了。

我感到了残忍。

它们又为何不能有自己的一块天地?

点上最后一支香烟,脱下烟盒上的塑料套,把抓到的虱子一一扔进去。它们在阳光下精神抖擞。

这草原上的虱子可能间接地受到了牛奶的哺育,个个白嫩嫩地发亮,像我曾经吃过的小站米。

小细腿支撑着胖胖的身材,在里边爬来爬去,塑料纸发出沙沙的细微的声响。

我索性趴在石头上,用草棍像逗蟋蟀一样和它们玩耍起来。

那个子小的虽然瘦弱,但很顽皮,拨弄倒了它,就一古脑滚过再爬起来。皮筋疙瘩似的,像我的儿子。

那个圆圆胖胖、白白亮亮吃饱了不爱动的像我的老婆,总是挤过去护着那个小东西,想拨弄开,不易。

这里边最大的一个,壳儿有点发青,脾气暴躁,它甚至伸出前腿来踢挡伸过来的草棍,还仰脸示威似地看看。这就是我那高大的有行武经历的爸爸。

然后再是中学时代的朋友豆泡和乌眼,他俩特爱惹事。那年我



们仨大打出手，搞得全北京教学秩序最好的中学乌烟瘴气，连课间操都停了。它俩贼眉鼠眼，腿脚也快，像比赛一样从这边跑到那边，愣愣撞撞不管不顾，慌慌张张旁若无人的样子，简直就是他俩性格的真实写照。

一只残了两条腿的虱子奄奄一息，任凭同类在身边翻云覆雨，安静地躺在犄角旮旯里。我在建筑公司工作时的师傅陈瘸子，从十三层楼上掉下，摔到安全护网上，我招呼了十几个人砍断网绳，才把他像网兜鱼似地顺下楼去。在结构刚完未装修的楼角里，他躺了半个多小时急救车才来。那条没瘸的腿摔断了不足惜，可惜的是他幽默、诙谐、机智的眼睛，从此谁也不认识了。成了植物人。

我把它们列队，真想让它们擎起一杆大旗，但它们太没有规范和纪律了，一根儿草棍指点也太难点儿。

说它们没纪律我心里直臊。打小起我读了十四年书，学校评语第一条(大同小异):“缺乏组织纪律性，散漫。”

撵不拢它们，就突然心中涌出一阵酸楚，似乎整个人类都是无政府主义者，有五十多亿个想法，谁也不搭理谁，自己在自己的小单元里计算孤独。这种人还真多。

虱子们感到暴雨洪水滚下，炸了营盘。不忍再看它们惊恐举措，也不想再玩耍了，把它们或说是我的亲友，从泪水中一一拣放回衬衣缝里。我想，甭管什么时候什么场合，想念和孤寂纠缠不清的当口，随时可以搜查出来相见。有伴儿就是慰藉。

旱獭钻出来，离洞口越来越远，把谨慎丢进草丛，在石块儿上跳来跳去。宁静的草原也有蜂鸟抖着翅，停在明媚的空气中，好奇地聆听着什么。远山的冈子上，那个亮点还在闪烁。

穿上衣服，感到她关注的温暖，摘下马绊脚，翻身上马。

快鞭，黄骠马飞驰在蓝天绿草之间。来到她的面前时，我和马都出了一身大汗。

那时的天空没有一丝白云。

明天是阴历六月初十。巴特尔说这是个吉利日子，一定要来呵！他选在这一天结婚，新娘是塔尔根草原的。

听说方圆几百里要来百多口人，奥妮拉着我一起去凑热闹。

三十多里地，不经我的黄骠马跑，老阳儿还没照到头顶，已经看见碧绿的草原上有六个雪白的蒙古包，向南扇形排开。

毡包旁，大灶炊火正旺，许多颜喜衣鲜的妇女在忙碌，还有几个汉子在杀羊。二十分钟，一只杀好拾拣利索的羊已经进锅了。

进了主包，在奶豆腐上捏一小块，抛扬在天空，送上礼品。送给新郎的新郎接，送给他父母的他父母接，分得清细。我的礼品是多功能计算器，祝新人们创造更美好的生活和未来。

傍晚正式喝酒。人们把我让在新郎父亲的左手，据说是上宾的位子，而右手是当地一老人，有人讲那是敬宾之座。其他人从两侧依次向蒙古包门口方向坐定。

草原上盛行喝本地区产的草原白酒，六十五度。

十几瓶酒一次倒入大酒壶中，由年轻的姑娘或小伙提着，从进口的左边开始斟酒，每个人倒上半碗，一圈后最后转到门口，那里坐着两个马头琴琴师。

蒙古酒歌以韵感人，词句较少，年轻人拖着长音唱两句，然后又开始斟酒，斟到你面前，你必须端起碗来，若看见里面还有余酒，便会不高兴地站在你面前等待。故而我每每都喝得精光，再抓过煮羊肉，用蒙刀削成小块儿就着吃。

琴声深沉、欢快，也不乏忧郁。

这样喝着，吃着，唱着，闹着。

凌晨四点钟，各蒙古包开始骚动，接亲的队伍由巴特尔带领出发了。我趁乱钻到一个静悄悄的包里，倒头大睡。

一觉醒来脑袋沉沉，看表已是八点，再看包里，全是妇女和小孩，炸笑中我爬钻出女人包。

北方的草原上响起机隆声。奥妮过来，递给我单筒望远镜。两辆拖拉机送来新娘的陪嫁：新勒勒车、柜子、箱子、缝纫机、锅碗炊具和一些小米，后边还赶来三十只羊和四头牛——犏牛、乳牛、二岁牛、牛犊。

草原用宁静等待着新郎、新娘的到来。